



何雅雯

65.2.18.生

台灣嘉義人

國中肄業

現職／

師大附中國中部三年級學生

作品／

黎明、我的小天地（刊於北京市青年  
期）

印象派（師大附中國中部文藝社社刊）

醉中真（詩詞集）

## 最冷的夏季

短篇小說佳作 何雅雯

### 山雨欲來風滿樓

我實在不明白，我怎會有勇氣放棄人大而進北大；更不明白的是，竟然還敢加入民主沙龍，甚至和主持人談戀愛！這無疑是在對我的家庭宣戰！身為高幹子弟，一向是被安排到人大就讀的，將來踏出校門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可是我違背了父母的意思，違背了黨的指示，一心一意要考北大，要和在中國學生舞台上，最重要的一羣站在一起。黨的內部腐敗程度已太嚴重了！上回雲南大地震，世界各地捐來的錢財和物資，都成了官員們的囊中物；口口聲聲的說，共產黨會建立一個烏托邦理想國，結果呢？人民永遠一窮二白。真令人灰心！進入北大，或許還可卸責，北大是全國最好的大學嘛！可參加民主沙龍，就委實難向父母交待了。以前，爸媽就要我完全效忠黨，為黨做事，因而我讀的總是重點學校重點班。如今，我退出北大學生會，從家裡搬到宿舍，從學生會幹部，搖身一變，成為活躍份子，處處背叛。

多奇怪呀！才退出學生會不久，就開始籌劃奪權。由於我地位特殊，丹一直保護我，系裡同學也幫忙，不認為我是公安，還讓我以丹的私人秘書的身份，協助成立北大學生籌委會，讓丹成為會長，領導運動。胡耀邦死後第二天，曦光大哥就從人大趕來找我。他說：

「曦虹，咱們家背景特別，即使我們都有熱忱，也會心有餘而力不足。這陣子必然會起一場運動，我們不能太投入

，萬一害了爸媽，這一生就甬見人了。」

「哥，你的意思我懂，可我不甘心。如果參加運動不孝，沒臉見人，那臨陣脫逃呢？我們唸了這許多年書，養兵千日，就為這一時之用兵。才要上戰場，就退縮了，豈不辜負這些年的辛苦？」

「可是，曦虹，妳好歹也替爸媽想想。他們爭了大半輩子，好不容易才熬到今日……」

「熬到今日怎樣？每天有人上門來送禮物，上頭給人民的福利全被他們分了！官僚制度、封建社會，我們要顧了盡孝，就無異於助長官倒，阻擋民主的路。」

「曦虹，我就知道妳會這樣想，才來勸妳。妳大可不上街，只要寫寫大字報，或者貼宣傳、出錢，同樣是參加了運動呀！」

「哥，那些都是最基本的，我從小到大不知做了多少次了，還用提醒？要我不上街，幹嘛？在家蹺腳收紅包，當大姐姐，背棄人民？」

「曦虹，妳擺明著背叛羅家嘛！」

「我沒有背叛羅家，我只是知道，近來人民對爸媽及咱們所有姓羅的都是恨透了！若我再不為羅家改善一下，遲早，大夥兒都會被砍掉腦袋！」

「唉，我說不過你。曦虹，大哥不是不愛國，只是……唉！」

「大哥，我只是看不過，官員們越來越沒個樣兒，石頭必從心爛起，才會被丟棄。如今黨中央已爛成那樣兒了，再不清乾淨，摧毀封建，這塊大石頭必會瓦解成一盤散沙！」

「我想，我確定妳的最終目的在爭民主自由了。」

「我不會告訴你任何消息。只是，哥，你也快畢業了，好好兒打算，如果你要和我們一道，我很歡迎；如果你不，那趕快申請學校，出國去，備條後路傳羅家香煙。」

「那妳呢？」

「我？我早打算好了，不成功，就是死路一條；我已……看破了。」

他嘆息著離去，我知道大哥的性情，他有心，可是無力。家中的長子，肩負著多大的包袱，行動處處掣肘。像我，女孩兒家，總要嫁出去的，爸媽就管得少多了。可憐的哥哥啊！

## 野曠天清無戰警

丹帶著北大同學出發上廣場去。我不能和他在一起，怕有人說什麼「學運是黨中央奪權的武器」。隊伍先和清華、北師大、人大等各高校會合，人大在最前頭衝破警察的圍堵，清華和北師大在兩旁發傳單，北大居

中唱歌呼口號，其他各校則跟在後面，迤邐進發。

「反對獨裁！打倒貪污！推翻官僚！民主萬歲！」

丹本來在前面指揮，聽到這些口號後就到我身旁：

「這口號是妳想的？」

我了解他的擔憂，我根本是在責備我成長的家庭呵！「別替我著急，他們能做出那些見不得人的事兒，就該有勇氣面對人民的憤怒。丹，想想你自己吧！王老師和師母同意你這麼做嗎？」

他微微一笑，握緊我的手，一陣暖流傳到心上，我知道，他已決定了，即使家人反對。

「他們要是知道『可愛的小虹』竟不相信他們，一定難過極了！」

我臉一紅，記得第一次去他家，是北大配給教授的宿舍，沒有我家的豪華，却樸素整潔，溫馨幸福。從那以後，我就常去看他們。王老師是北大地質系副教授，師母在歷史博物館工作，他們都是北大畢業生，不因為我有個大貪官父親而嫌棄我；在他們那兒，我可以享受家庭溫暖。

「這麼說，他們都答應了？」

「豈止答應，還非常贊成呢！」他笑得好驕傲：「我們是北大家呀！」

「我真羨慕你，丹，有關心你、又明理的好父母，哪像我，有家等於沒家。」

「別難過了，乖，想想看，有多少人比你更慘的？妳最起碼衣食無缺啊！」他握住我的肩膀，看著我，眼底是多少女孩求也求不到的光芒。「而且，我們心中有愛，愛國家、愛人民、愛世界、愛朋友、愛我們彼此。妳能說妳不幸福？這麼多的愛，妳該高興啊！」

在這一剎，我什麼都不在乎了，只希望這世界有丹、有我、有愛。甚至，我可以忘記艱險，忘記危難。驀然，我發現我們已不在人羣中了，我張惶失措：

「丹，我們……怎麼……？」

「哦，我帶妳出來的，這一路上妳都沒感覺到嗎？」

「為什麼……？」

「我有好多話要和妳說，怕以後，再難有機會了。」

「我知道你要說什麼。記得嗎？你告訴過我，我們的心永不分離。別擔心太多，我不曾後悔自己的選擇，放心吧！」

「不，我不能放心。妳太敏感，太激動，根本不會照顧自己。妳會讓別人平平安安的，自己却衝鋒陷陣；偏妳又獨立的可以，不接受任何幫助。」

「都要像你的盈盈，溫柔依賴？」我故意逗他。

「又來了！曦虹，我不是早說過了嗎？沒錯，我和她一塊兒長大，可那又代表什麼呢？她太功利，一心一意要嫁個支書什麼的，賺錢供她揮霍，我不可能愛她的嘛！我喜歡的是妳，一直是妳啊！妳那麼明理怎麼老不明白？」

我不出聲，只是靠在他身旁，其實我深知，丹和方盈真的沒什麼，只愛用這話題整整他；他也清楚我的鬼念頭的……

## 碧海青天夜夜心

我們到了廣場上，大家都很激動。三名代表到人民大會堂遞交抗議文件，我們在外面唱國際歌。可是，我們苦等了一個小時，人代會聯絡室的「東西們」竟說我們的要求太廣泛，需要時間考慮！中國的問題就是這樣考慮出來的，於是我下定決心，我們要爭民主、爭自由！

二十日的遊行我沒去，留在學校寫大字報，安排二十三日在三角地的演講。本來想請知名度較高的方勵之，可是，方教授的妻子李淑嫻，是我們的老師，我怕學運的發展會有麻煩，所以決定請陳明遠。另外我們要成立糾察隊維持秩序，上次遊行的秩序太差，像是郊遊。周勇軍控制全局的能力不夠，需要一批糾察隊協助發號施令。這工作我不能作主，只能擬個大綱給丹在開會時提出。

晚上，我在塞萬提斯草坪上等丹，這是我們的民主草坪，民主沙龍所在地。丹好興奮，他說將有個新團體出現帶領學生，統籌規劃。這個團體可能叫做「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」，簡稱「北高聯」。

「丹，我覺得有件事兒必須和北高聯同時弄好。」

「糾察隊？」他總愛那樣笑著看我。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我好驚訝。

「今天一天我就在看，遊行隊伍太亂，我覺得該有法子改善。昨天妳說不參加今天的遊行，一定是又有什麼大計劃，我也不能輸你啊！沒想到我們打算的竟是同一件事兒。這叫心有靈犀一點通！」

我不喜歡他用李義山這句詩，它的上句是身無彩鳳雙翼飛呵！在這個時候！

「怎麼了？我用錯典故了？」他總是那麼了解我。「現在，運動隨時可能擴大，保不準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門事件不會重演，我們……希望渺茫啊！」

「別灰心，丹，我們不會失敗。不論結果如何，歷史，不會忘記我們的。」

「唔，好堅強的女孩。」

我們在草地上漫步，踏著露珠；他告訴我遊行情況，我唸許多有趣的大字報給他聽。只有這段時間真正屬於我們，不用顧忌我高幹子弟的身份。

「北京高校臨時聯合會」罷免主席周勇軍，改名「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」，由北師大教育系的吾爾開希出任主席，並選出七名常委。周勇軍所以會被罷免，是因為他未經開會決定，擅自宣佈停止罷課、取消四二七大遊行。大家都很憤怒，還沒有開始就結束的運動，真窩囊！丹是常委，他們竟派方盈當丹的秘書！丹強烈反對，他說：

「我覺得秘書相當於左右手，彼此要有很好的默契和很深的了解，才能互相配合，如果我們用指派的，合作無法完全發揮效率，不是很容易誤事嗎？」

「可是，我們聽說你和方同學……」

「聽說是最不可靠的。不錯，我早就認識方同學，但人總是會變的，就算我和她曾彼此了解，到了現在，除了知道對方是誰外，大概沒有其他的共通點。何況，我和方同學根本不曾互相了解。」

後來，他讓我成了他的秘書，也說服了北高聯成員，接受我有個擔任地方書記的父親。我不知道丹是怎麼做到的，但就他描述的「秘書論」（不知是真是假？），可以想見方盈的難堪。我猜，她會有所行動的。

## 少年心事當拏雲

北高聯首次開會時，我和丹一起參加。會議在北大舉行，我們到的時候，吾爾開希還沒到，他的女朋友程真和秘書柴玲倒先來了。程真活潑爽朗，頭髮短短的，很有男子氣概。柴玲個子小，才一點五六米（一五六公分），她的丈夫封從德也不很高。柴玲在北師大兒童心理研究所一年級，封從德是北大遙感所研究生，民主沙龍時見過他。吾爾開希帶來了兩個女孩子，一個是吾爾開希叫他「小燕子」的劉燕，另一個——方盈！我看看丹，他對我挑起眉毛，走過來輕捏一下我的手，低低的說：

「挺有意思的。」

「哈！」我偷笑：「她生你氣呢！去道個歉嘛！」

「別胡鬧，曦虹，妳以為把我甩掉就可以去找別人啦？不容易喔！我纏定妳了！」

我瞄一眼方盈，正好看進她森冷烏黑、盛滿怒意的大眼睛，我嚇一跳，伸伸舌頭，她可真兇：「丹，你瞧，她真生氣了。」

「怕什麼？」丹眨眨眼，「對了，等會兒開完會，陪我回去看看我爸媽，他們想妳比想我還利害！」

他這句話說得特別響，這人，想不到也有這麼頑皮的時候。吾爾開希看到我就走過來，近看他有些孩子氣。

「這位是羅曦虹同學吧？王同學很稱讚妳。」

「謝謝。」我不喜歡吾爾開希。無可否認，他的口才極好，領袖魅力十足，然而我較欣賞含蓄敦厚的人。並且，他太自負，太招搖，不夠穩重，屬於激動型（這點和我類似，所以我喜歡丹。），思考不夠深刻。

開會時，除了常委、秘書及各校代表，一概不許參加。方盈因為不在範圍內，不能參與開會，她出去時眼中燃燒的恨意……，可惜啊！這麼一個聰明人。

北高聯成員來自各高校，每個人都有熱誠和理想，但畢竟會有衝突。吾爾開希的父親在新疆擔任翻譯員（難怪他能接受我），一心一意要加入共產黨；柴玲和丹一樣，比較偏向由黨內部先改革；我則最激烈，共產制度不該再統治中國，共產等於皇帝獨大。雖然我們有不同的看法，可都有相同的目標，不管有黨無黨，都堅持民主自由。中國人沈默了太久，逆來順受地任人欺凌，我們必須讓大家知道，中國是人民的，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家族的，誰都有義務保護她、建設她，也有權利享受她給予的福利。

這次會議決定了幾項基本工作：

- (一) 五四大遊行：①目的；②路線。
- (二) 口號：①平等對話；②鄧小平、李鵬下台；③平反四二六社論；④承認學生運動；⑤打倒官僚，不要貪污。
- (三) 對話代表：吾爾開希、王丹、王超華、王治新、邵江。
- (四) 責任分配。

## 風急天高猿嘯哀

今天是五四運動七十週年，也是我們遊行的日子。

一大早，丹已準備就緒，北大由他負責。他集合所有參加遊行的同學，用擴音器對大家說：

「各位同學，今天是什麼日子，相信大家都清楚。北大一向是五四運動的重點。胡耀邦同志的死，帶給我們極大的震撼；何以好人總不長壽呢？」他停下來，人羣一陣鼓掌。「前一段日子，我們一再地表達對胡同志的敬意，可是政府官員不理我們！所以，我們在這個值得紀念的日子，走上街頭，我們要爭取民主自由！我們不要官倒！平反四二六社論！承認學生運動！平等對話！」此時此刻，我不知該說什麼，同學們並不冷漠呵！所謂「托派」、「麻派」，原只是對事消極的抒發呀！北大，就是北大！

丹又說：「這次遊行，一定會受到許多警察的阻擋，請男同學站在外面，保護我們的姊妹。另外，我們要理性抗爭，這是最重要的；我們要讓大家知道，學生不是暴徒，學運不是動亂！尊重人民警，他們是奉命行事，他們有妻子高堂要養活，請不要辱罵或傷害他們！」

時間一到，全體出發，丁校長在旁含淚看著我們：

「去吧，孩子們！我也沒法兒勸你們什麼了！」

我心中一陣不忍，校長也是關心我們啊！我高喊：

「校長，別為我們難過，我們要做光榮的北大人！光榮的中國人！」  
很多人跟著說：

「校長，為我們加油吧！我們是北大留下的火種！」  
火種，是啊！從民主沙龍到如今，火種們一直在運動，從寂靜到默默活動，再轉變為今日的擴大燃燒，以後會是如  
何的大火啊！這是北大之火！和其他高校的火相聯合，在天安門廣場上熊熊燃燒，就成了天安門之火！

我們先和各校會合，由北師大打頭陣，大夥兒舉著標語牌呼口號，路旁的羣眾不斷鼓掌叫好；他們是被壓抑太久了！  
這天風很大，校旗飄呀飄的，颯颯作響，是我們的五四；年輕的五四，隨風散佈。

一路上遇到許多阻礙，很容易就衝過了，只是在進入廣場的關口最嚴緊，怎麼也衝不破。這時吾爾開希大喝一聲：  
「壓上去！」北師大的同學把他扛起來，他手擎校旗，帶頭向前衝出一個缺口，後面的同學一湧而上，警察就被融入人  
羣中了。我們順利進入天安門廣場，古老的、用鮮血築成的天安門廣場呵！同學們開始分工，紮營的紮營，糾察隊整頓  
秩序，到街上演講、發傳單的同學整裝出發，廣播站的同學把機器準備好，北高聯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開會，物資運輸  
的同學設置「生命線」……其餘同學各自坐好，唱歌呼口號。

我和丹早就商量好了，每次開會，我們至少到一個。像今天，丹要安頓北大同學及監督搭北高聯成員的帳幕，並把  
麵包和飲水、醫療消毒用品整理好儲存起來，然後處理為數不少的捐款。所以這次會議由我出席。  
廣場上，各校各系的旗子在強風中招展，人心振奮……

## 縱死猶聞俠骨香

北高聯各部門正式成立，一切顯得生氣蓬勃。

我告訴丹要回家一趟，他似乎大吃一驚，在我說明後，總算讓他安心下來。

「我想，大夥兒的經濟環境都不好，外界的捐款也不易匯來。我回去把自己的存款和值錢的東西帶出來，趁早換成  
人民幣，免得以後領不到錢。」

我把所有的首飾和二萬多元的現款都帶著，再領出存摺中的四萬元，把首飾換成三萬多人民幣，大哥也捐了一萬元  
，和我的衣物一起帶走。一路上，心驚膽跳，孤身女子攜帶十萬元，最容易引起殺機。我可不甘心就這樣死去，要死，  
就該死的有價值。

回到廣場上，先捐出二萬元，我知道北高聯急需這筆錢支付債務，我們不能欠人民太多錢。我捐出的錢剛好足夠還  
債及再使用幾天，如果一次給太多，用起來怕會稍欠考慮。然後買了相機、底片，好為歷史留下存證。再回到廣場時已  
是黃昏時分，忽然聽到大家在說：

「五月十三日開始絕食抗議……」

什麼！我回到帳中，沒見到丹；又到紀念碑上，看到丹和大夥兒把白布條繫在額上，我衝上去：「不！」

丹溫柔地攬著我：「小虹，我們也是不得已的。這些日子，政府遲遲不肯對話，只有這樣才能逼他們了。」

「這麼做根本只是徒勞的犧牲！政府……我還不了解嗎？他們不會在乎的，反正餓了、病了不是他們！」

「可也真的是無可奈何了呀！」柴玲也勸我。

我看了看紀念碑上的同學，難道他們不了解，這麼做……唉！

「好吧，我答應絕食。」我知道他們心意已決，說什麼都沒用了。「而且，我也要加入。」

「不！」換成丹著急了。「小虹，妳不可以！妳的身子一向不好！」我舉起手阻止他繼續說。

「別說了，丹。你以為我能拋下大夥兒，自個兒去吃香的、喝辣的嗎？真是棉花店著火——既然加入了運動，就要

和大夥兒一樣，同生死、共進退！何況，當初你我是怎麼立的誓？莫非你忘了？」

「不，我沒忘，可……」

「既然沒忘，說出來！」

「他遲疑了一陣：『你如我，我如你；生死兩相從，患難相與共。』」

我笑了，笑的好傷感：「是了，就這樣……」

「小虹！」我投入他的懷裡，無聲的哭泣。

於是，我加入了絕食。我的父母，竟然逼著他們的女兒走上這條死胡同！天知道我是多麼的悲哀，又多麼地驕傲啊

！共和國，我們的共和國！

絕食團成立，恰是個不祥的日子：五月十三日。我想到荊軻：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……

## 滿天風雨下西樓

絕食的情況令人十分擔憂。同學們的精神可敬可佩，政府的態度可惡可恨。他們居然（其實早在我預料中）不顧學生的健康和人民的要求，並且宣佈戒嚴！各方湧來支援我們的隊伍，打出了一個口號！

「領導們！我們的子女在挨餓，你們的子女在做什麼！」

天啊！我能說些什麼？雖然我領頭兒發起學運，可仍改不了我高幹子弟的身份；而我又不能出面澄清，否則學運必被抹黑。同胞們！我已拋棄了我的家庭，和大家站在一起，你們就別再傷害我吧！可我又確知那批官員們的可恥行為，比眾所周知的更可怕！不罵也是不行的，幸好，不少同學還很支持我，這是最令人欣慰的了！

丹的健康狀況也很差。我捐了二萬元給絕食團和北高聯，並買了一包人參，每天秤一兩熬湯給丹喝。有些同學開始



絕水，我不准丹這麼做，根本是自殘嘛！奇怪的是，在這陣子，丹常精神不繼，幾乎昏迷；柴玲暈倒多次；吾爾開希心肌炎發作入院……種種情況下，我除了偶爾感到頭重腳輕外，什麼病痛都沒有！所以，我負責維持生命線的暢通，照應外高聯，外出演講、發傳單，與外界交涉……。有一次，我對攜帶財物的外界人士們說：

「謝謝大家對我們的愛護與支持，我先替廣大民眾再次致謝。財政收支不在我手中管理，但我已請負責同學理出帳目，相信各位手中都有一份資料。我們畢竟還年輕，像我也只有十九歲，在理財方面不夠清楚；並且，政府不讓我們在銀行開戶，這麼大筆錢直接放在我們手中實在不妥。幾經考慮，我們希望各位以物資支援，可能較安全實在。我們將派代表陪同各位參觀廣場，請各位自行判斷，廣場需要什麼。我們也知道這樣太麻煩各位，請見諒。」

然後我介紹了廣場的大致情形、未來的計劃，並回答問題。我知道我做的不壞。回去後，看到丹怒容滿面，不用說，談話又失敗了。我也無話可說，丹真是累了。我催他去休息，又倒杯參湯給他喝。待他睡著後，我來回察看各區，情況令人憂急。我決心幫柴玲弄好民主大學和流動圖書館，同學們不該耽誤課業。

五月二十一日，同學為了阻止軍隊，停止絕食，但有許多人這輩子已經完蛋；絕食的傷害太大了！

五月二十三日，吾爾開希宣佈撤離廣場，遭到罷免。此時廣場上的指揮組織已分為北高聯、外高聯、絕食團、糾察隊，各單位中亦有分裂。吾爾開希雖不夠穩重，但以他的領袖魅力，仍可控制全局；他被罷免真的不妙。廣場上議論紛紛，我却不想再表示意見了，只要丹平安就好。

「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」迅速成立，丹是召集人，柴玲是總指揮，封從德和南京大學的李祿為副總指揮。我，唉，好累！

## 憐君何事到天涯

台灣同胞製作的「歷史的傷口」送到廣場上，聽說台灣比這兒進步三十年，且人民有各方面的自由。台灣的土地、資源、人才，都比我們遜色，但兩相比較，台灣卻領先太多。廣場上聽到這首歌的人都哭了，為什麼，為什麼啊！同是中國人，只隔一道海，我們奮鬥的結果是勞改場中生命無人問，台灣同胞奮鬥後即是豐收；為什麼啊，上天！祢要讓中國人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？

廣場秩序日漸敗壞，垃圾遍地，醫護人員忙碌已極！丹許久未回去了，因為他家已遭公安人員看住，進出都要盤查。爸媽多次責備我，大哥則只說：「保重！」旋即赴美唸書。吾爾開希和程真、方盈分手，和楊濤以特別代表的身份重回廣場。柴玲暈倒多次，一直不能恢復健康。丹最讓我著急，他真累了，又不休息，成天忙，勸也無效。我又捐了三萬元，這陣子比往常更需要錢用；然後和柴玲籌辦民主大學，整頓廣場，重新分配各校紮營位置。

五月二十八日，我和丹看到方盈和幾個不大像學生的人在一起低聲說話，丹皺眉，我也覺得不對勁；方盈和那些人

在做什麼？但我們沒時間顧慮那麼多了，廣場秩序零亂，人民熱情漸冷，長期抗爭使大夥兒的精力消耗殆盡。丹、柴玲、吾爾開希召開記者會，宣佈五月三十日大遊行後撤出廣場，我相信此舉可避免流血事件；既然我們把同學帶上廣場，就該把他們平平安安帶回去。

可是，當天下午，此項決議就被否決：外高聯不接受任何撤出廣場的建議。柴玲失望之餘，在二十九日宣佈辭職，丹氣得差點離開廣場，我勸住他：

「丹，別走，撐下去！」

「曦虹，妳看，現在外高聯根本只在意氣用事，完全不顧大夥兒的安全。」

「所以我們更要留下來指導他們，否則豈不更糟？」

「……」

「我想，我們應該把北高聯和外高聯結合起來，搞個全國高聯，才不會互相排斥。」

「可是，外高聯的表現太不成熟了！」

「因此我們要留著，到各省去協助他們，把組織搞好。如此一來，全國高聯遍布各地，運動時影響更大！」

他似乎大喜過望：「哈！我可愛又聰明的曦虹！」

當時正是六月一日凌晨，遠處傳來一陣呼喊：「抓奸細啊！抓公安啊！」幾個黑影掠過，我和丹迅速拉住兩個：王和方盈！後面趕上一些人，我們才知道，他們企圖綁架柴玲！那天我和丹看到的一批人，都是公安人員。方盈恨聲不絕地瞪我，我嘆口氣，想說什麼，又不知如何開口。可惜啊！這麼一個聰明人！

## 隨富隨貧且歡笑

柴玲復出擔任總指揮，民主大學正式成立，請國內知名教授前來講課；流動圖書館的書日增，同學反應良好；但廣場的元氣仍未恢復。最近小道消息不少，互相抵觸，我們實在不知道該相信誰；或許靠自己創造局勢而不隨局勢變動是最好的。軍隊已經進城，還有裝甲車和坦克，民眾擋住軍車，不讓他們進來，並和他們講道理，很多解放軍同志都哭了；但我仍然擔心。

為了恢復廣場活力，我們計劃在毛主席像正前方立一座民主女神像。中央美術學院的同學自願幫忙——其實也非他們不行——，初步設計已大致完成，場地也空出了。

五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時，負責同學開始搭鷹架。我們也到處傳消息，記者們更忙著拍照，錄影和訪問。深夜，我和丹在旁觀看同學連夜趕工，搭好了鷹架；事先做好的雕像分成三部份放在地上，看起來氣勢逼人。同學們需要什麼，市民們總是立刻送到：釘基座的鋸子、灌氣球的氫氣……，只要擴音器一說，馬上送來好幾份。

東方初白時，民主女神像完工，北京八大藝術學校的校旗環繞。她雙手擎著火炬，神情堅定，頭髮向左側飄揚，穿著長及足踝的希臘式長袍，端凝穩重而動感十足。揭幕儀式時，柴玲上台宣讀落成宣言：「……石膏塑成的民主女神像，雖不能永久保存，但我們堅信：黑暗就會過去，曙光必定來臨。在真正的民主自由到來之日，我們一定要矗立起一座更雄偉、高大、永久的民主女神像……。」

全場歡聲雷動，天安門之火再度熊熊燃燒，我和丹攜手站在民主女神像前，仰慕地看著她那神聖的容顏，心中頓時興起了一種年輕的、純潔的，屬於廣場上的感動。此刻，我們覺得，一切的付出，一切的犧牲，都是值得的，都沒有浪費虛擲。

第二天，電視上開始砲轟，妙的是，他們不稱「民主」女神像，而稱「什麼」女神像，令人發噱。也因此，市民們全都知道廣場上有座「什麼」女神像，爭先恐後地擠來參觀，完全不用我們到處去發傳單，真好！

五月三十一日下午，北京市忽然颳起七、八級的強風，夾著狂急的大雨。很多人擔心極了，石膏製的民主女神像是很脆弱的呀！人羣湧進廣場，在風雨中，靜靜地、期盼地守候著她。我和丹卻有個感覺：我們的民主女神像，不會垮！她雖然脆弱，雖然纖秀，但她同時很堅強勇敢，絕對耐得起強風的吹襲和大雨的撲打。她不會倒！她會伴著我們的愛和希望撐下去！和專權及暴政相抗！

果不期然，民主女神像在風雨中，屹立不搖，穩如巍巍泰山，挺拔不羣！

這時又傳來一個好消息：劉曉波、侯德建、高新、周舵，四人決定開始六、二絕食！

## 一片丹心照汗青

軍隊開過來了！外圍死傷慘重！這真令人憤怒！我想，其實我從開始就知道，也期待這個結局，只有流血能喚醒全體中國人。可我不甘心！萬一政府封鎖新聞呢？他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嗎？那我們的犧牲豈不成空？不公平！我們為國家、為民族在奮鬥，却要死在貪官污吏、葬送國家前途的人手裡！這班無賴！法西斯！狗！畜牲！

同學們安靜地坐著，等待死亡。這些是中國的菁英呵！死了，中國還有何前途？還有丹，他是獨生子，兩老兒一生的希望就在他身上了；這次運動是他搞起來的，也是他竭力維持運動的活力。本來，他的聲音低沉穩重而有磁性，而運動把他嗓子都搞啞了！昨天，我們還在民主女神像旁訂約：運動結束後就結婚。可沒想到如今，黃泉路上的婚姻呵！不行！丹是學生菁英中的菁英，他不能死！中國人還要靠他去號召！

我立刻把袋子找出來，裡面還有二萬元人民幣，及北京、南京、廣州、深圳各地的地圖，然後挑丹少穿的衣服裝進去。他最常穿的一套才晾好了，還沒穿；我一咬牙，換上他的長袖長褲和夾克，找把剪刀，把丹叫進來。他看到我顯然吃了一驚，但不久就明白了：「曦虹！」

我撲進他懷裡，他修長的手指撫著我的長髮，我抬頭凝視他：最後一面！這竟是我們最後一次相見！我在他來不及阻止時，剪下長髮交給他：「帶著！」

「曦虹！」

我把袋子塞給他，「這裡有二萬元，都是我自己的，你帶著，夠用個一年半載沒問題了。你現在立刻離開，看地圖想法兒從深圳逃到香港……」

「要走，我們一起走！」

「傻氣！誰都認得你，你的處境危險。別忘了，我有我的家庭後盾啊！我可以去找他們軍長，騙他們我是臥底的，賣他們一些假情報，或許還能多救一些人。你就快走，我們香港再見，嗯？」

「可是……別瞞我了，曦虹，妳這身打扮，分明存心代我受死。」

「胡說！這麼做只是轉移大夥兒的注意力，讓你順利離開罷了！」看他還不走，我真急了，「丹，你以為我只為兒女私情嗎？我還為我們的千秋大業啊！我們要靠你來號召羣眾，王家也要靠你傳宗接代呀！你存心當一個不忠不孝的罪人嗎？」丹頓時清醒許多，這才是我心愛的丹呀！「快走！」

他又看我一眼，含淚而出。我目送著他遠去，才走出帳幕。民主女神像已垮已碎，我檢了一塊石膏放入口袋，向軍隊走去。

柴玲他們在撤退，我協助他們離開。揮別了一批又一批的朋友、同胞，我決心死在廣場，死在我們的天安門廣場；和民主女神像一起。

別了，丹！原諒我，今生唯一一次欺騙你！你說對了，我要替你死，讓你安然離開。天安門廣場，就讓我年輕的血，灑在你慈悲的胸膛上吧！我把一生中最美麗的時光，都奉獻給你了；現在，在我臨死之前，請賜我平靜吧！

## △尾聲——此恨綿綿無盡期

六四天安門屠殺後，一度謠傳學生領袖王丹，身中十餘槍，壯烈犧牲。其實，那是換上男裝的，王丹的女友代人而死，真正的王丹，則在七月二日被捕，如今仍囚禁在北京秦城監獄。香港再見，竟是無期！王丹的女友死後被認出，口袋中有碎石膏，是民主女神像上火炬的一部份；另有一張花箋，上面寫著：

在天願作比翼鳥，

在地願為連理枝；

天長地久有時盡，

此恨綿綿無盡期。

評語：

以王丹的女友羅曦紅為第一人稱，寫她如何以高幹女兒的身分參加天安門的民主運動，最後她穿了王丹的衣服，代他殉難。將兒女戀情與對自由民主的熱愛交織在一起，將這動人的故事作為時代的見證。